盆地

祁立峰

生於十大建設竣工之年，七年級前段班。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現任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曾獲臺北文學獎、林語堂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獎助。

作品題材以青春符號、城市（偽）經驗為主，堅信我們這一代的鄉土就在城市繁盛與毀滅時的一瞬之光裡得證。

一、小說題目

盆地。

二、創作計畫

國道二六三號線連接福岡市與佐賀市，全長四十八公里，南北跨越脊振山地的三瀨嶺。國道的起點市福岡市早良區荒江十字路口。此處並無特別稀奇之處。但這片土地從四〇年代起，便逐漸發展成福岡市的市郊住宅區。周圍林立著許多中高層公寓，東側則聳立著巨大的荒江集體住宅區。此外，早良區也是福岡的文教區，荒將十字路口半徑三公里內就有福岡大學、西南學院大學、中村學園大學等著名大學，可能也因為許多學生在此生活，行經十字路口的行人，以及在站牌前等候巴士的乘客，即使是上了年紀，看起來也都朝氣蓬勃。

——吉田修一《惡人》

如果說「臺北」的定義不僅是南起文山木柵隔新店溪與永和新店相鄰、西至萬華隔臺北橋與三重板橋為界的行政區定義，或是西鄰林口台地、東南達雪山山脈的地理界定，那麼「臺北」也就變成一種感覺的、心理的、記憶的符號，是帶有官能與歷史感的。而就像其他的許多空間一樣，「臺北」之存在本身，變成了一種「閾限」(heterotopia)、一個「異質空間」，一種不僅只存在於「空間」的「感覺空間」。它比鄰近的區域更繁榮、更富饒。房價高、物價高，市民的所得更高，市政福利與津貼更優渥……

這麼說來，這樣的「空間」，除了接納，當然有排除機制。

更重要的是，當外來者進入「臺北」時，他們如何自處，如何看待或隱藏自身的污名經驗。本計畫

中提到的「外來者」，並非是近年來受關注的譬如外籍勞工或外籍新娘等身分者，而是自幼與臺北息息相關、卻始終無法正式入族的臺北縣居民。這是一種不上不下的「賤斥」（abject）經驗（臺北縣，喔，或說新北市）的居民一方面在臺北市區工作，但一方面又無法享受到城市便捷，更精確來說，臺北縣居民無法像其他縣市居民占有一種「反臺北」的關鍵位置，但在許多層面上，他們被臺北所排除，因此本計畫以「盆地」為題，藉著幾個年輕的主角所居住的衛星城鎮描寫，以及其內在的糾葛（包括經濟的、求學的、父母期望與新世代普遍承受壓力）。

這樣的題材對於現當代文學而言，或許是某種新嘗試，但相較於全球其他高度開發的繁盛城市而言，卻並不是一個新題材。包括桐野夏生的《異常》、《重生》，吉田修一的《惡人》、《同棲生活》，大都有著此議題作為背景的肌理。眾所周知，「東京」自江戶時代發跡，其排除功能更為徹底。除東京二十三區以外，又有首都圈、東京圈之別。層層邊緣化、層層羞辱與污名。

從架構而言，本計畫擬創作的是一則愛情故事、或畸戀故事，剛出社會的男女在情愛或三角戀中糾纏抉擇的故事。但其背景要講的正是「臺北」這樣的疆域作為內在驅力的故事。新世代的青年男女，泅泳於城市之中，匱乏、困頓、孤獨、卻依舊手舞足蹈，渴望幸福……

我們常說「這是新世代受難的時代」，但如果放進本計畫的觀看視野中，就變成「這是新世代受難的場所」。近年來臺灣興起地方文學獎，但受限於題材正向積極的要求，歌功頌德者櫛比林立。但當「愛鄉愛土」的情愫被改寫成了一味的靜好與和煦，這情何以堪？本計畫試著從反面作某種嘗試，勾勒出寫實卻又溫情脈脈的城市書寫派勢。

三、角色設定

（張）理婷

新光三越南京西路店 Arnold Palmer 服飾店的專櫃小姐，二十六歲，中和人。在同事、客戶間以茱兒（Jill）相稱。另外對於在 FaceBook 認識的朋友則自稱存錢準備去巴黎讀電影（或哲學、或設計，或藝術，這些科目或學系因問話的對象有所不同，尤其是「藝術」這個說法，張理婷說的那一瞬間，也覺得有些遲疑，因為她甚至無以精確講出「藝術學」大項目之後細分的那些，就好像說了「香蕉」、「葡萄」卻唐突地接了「水果」。但她還是這樣說出來。「我要去巴黎念藝術」）。

（廖）秀美

張理婷的母親，五十二歲，從事保險業。在基隆眷村成長，後隨認識的大學生成親嫁來臺北，與娘家斷絕聯繫。張理婷五歲時父親病逝，以單親的身分撫養張理婷成長。

（蘇）盈如

新光三越南西店 Bossini 服飾店的專櫃小姐，二十三歲，老家三代住在萬華。希望同事叫她米亞（Mia），但依舊被喚作「盈如」或「阿如」的本名。崇拜張理婷和客戶周旋的手腕與性魅力，不斷在方面模仿之。目標就是成為南西店業績第一名的專櫃小姐。

（岩口）正則

自稱臺灣日本混血的青年，二十九歲，目前住在信義區。自稱北海道大學行銷設計學系畢業，回臺灣創業，準備和日本新成立的鐘錶公司簽署契約。逛百貨公司時認識了張理婷，卻對其俗氣的談吐感到厭煩。

（陳）德宇

二十七歲宅男。新店安坑人。大學畢業後在位於新店市中心區域的技嘉電腦科技短暫就業，無奈遭到金融海嘯波及而遭到裁員。目前正在補習行政學、教育行政學等並不擅長的科目，準備考公職。於成人交友平台 kk-city 認識化名「羅太太」（張以迷戀偶像羅志祥其妻自居）的張理婷，從此對之一廂情願。在張理婷事件後，最先被以懷疑涉有嫌疑。

（阮氏）紅春

德宇的長兄陳振宇的妻子，越南籍，三十一歲。嫁來臺灣將近十年，但在臺灣並不適應。社區附近大都是從印尼來幫傭的年輕女孩，鄉里人雖然將她們視為同族，但她們彼此在語言、在族群或溝通上都完全不相通。

（沈）姿均

外表不起眼的女大學生，二十二歲，三峽人，住在非新開發市鎮的舊街區。外型並不起眼，在

線上遊戲「勁舞團」中與德宇認識，兩人宛如互相取暖般地陷入熱戀。

（沈）姿堯

沈姿均之妹，女大學生，二十歲。立志想要像真正的臺北女孩般成為「玩ㄅㄚ」，鎮日流連於仁愛路、忠孝東路的夜店 FiFi 和 Luxy，盡可能地晚回家，或流宿在臺北男生家，憑之以增強自尊心。對於姊姊保守與自溺多所不滿。

（簡沈）淑芳

沈姿均和沈姿堯的母親，五十五歲。在三峽祖師廟前夜市擺金牛角的攤販做生意。

四、情節大綱

新光三越的專櫃小姐張理婷被發現陳屍在新店安坑通往中和洪爐地的貓頭山，事件牽動了數個家庭盤根錯節的關聯。一開始輿論指向了變態的宅男陳德宇，但隨著其他人物的牽扯與涉入，有愛情的算計糾葛，有經濟與社會階級的落差，每個城市裡與城市青年們，滿懷著愛、夢想、以及對生命的執著，希望自己但又在疏離，在冷漠，在進退周折之中，被質疑其生存的意義。這是城市帶來的便利與繁榮？還是城市帶來的傷害與恐怖？不可說，在這愛恨羅織的，盆地其內與其外。

本計畫完成後預計寫成八到十萬字的長篇小說，分為臺北、中和、新店、安坑、三峽等五個章節，

完成融合筆者真實體驗與田野調查之小說。

五、部分作品

目前《盆地》尚在構思階段，試寫稿有限。故除試寫篇章外，亦將尚未發表之相關題材之短篇作品〈臺北戰爭〉，附於計畫後，以供審查人參考。

第二章・中和

□張理婷

那是一幕開闊明亮，宛如童話故事繪本裡才出現的場景。喜宴的飯店就位於民生東路敦化北路口，鄰近民生社區。理婷想不太起來坐隔壁隔壁的女孩子的名字，但她親暱地拉著理婷的手，把明顯是用New Bra硬擠出來的大奶子壓過你，就像少女說悄悄話似的附耳說，「聽說唷，他們婚後好像就會住在民生社區……」新娘是理婷高中社團的學姊，但她也忘了那到底是個打手語、做蛋糕，還是假日跑去老人安養中心裝模作樣搞出混亂的愛心公益社團。

結綵的綴飾掛燈、綢緞方巾鋪過的十四人加大餐桌，艾美獎頒獎典禮似的舞台設計。新娘終於換了第二套禮服出場，那是一套好萊塢電影裡，新娘為了演出婚前落跑的戲劇張力，才會出現的那種——華麗的雪紡紗蓬蓬裙。新娘笑得有些燦爛過頭了，以至笑齦豔紅豔紅的，和口紅融為一色。

理婷小心翼翼，環顧這一桌的女孩子，她們都像遲至了暮春時節，才匆忙著伸展枝芽的花朵，將殘未殘，不知老之將至。高衩挖背露肩洋裝是基本款，臉妝、眼妝，粉底唇蜜在在馬虎不得。也不知道誰先發動的，隔壁的新郎同事桌，逐一來敬酒，明明是個隨便而輕浮的行為，大家卻佯裝這是一場優雅的社交活動。男人們看起來都很像，西裝筆挺，身高高，掛著副方框眼鏡，斯文老實卻又努力讓自己口若懸河、辯才無礙。她想，這群裝模作樣的男人們，等等大概就是揪團往夜店跑，途經五股內壢南坎省道邊那種——燈光閃亮亮，俗擱有料的檳榔攤，色胚集團就把國產車靠邊停，跟檳榔西施搭話，那種下流不堪的對話，就姑且省略了……

一點都不難想像。理婷和媽媽住的公寓巷口，往中山路方向走三分鐘，就可以看到一排亮晃晃的檳榔攤。這是三號國道中和交流道南上北下唯一的閘道口，再過兩個交流道到三峽就是收費站，為了節省五十元新臺幣過路費的貨櫃車，經常在中和就下交流道，改走台九線接九丙線往龜山方向。

男生們掀起一陣推擠，然後有個看似集團首領的男孩，猥瑣地微笑著，蹭到理婷的旁邊，悄聲說，「你和其他女生不太一樣，我們可不可以更深刻來認識一下？」男生那有點像竊竊私語，又刻意讓你聽到的聲音，讓張理婷想到那個每天擺著黃臉，像是併發ＡＢＣ型肝病，卻又怎麼不去死的老媽。「要是你爸爸在天之靈……」幹，張理婷每次聽到這句話，就忍不住罵出來。但是說也奇怪，她發現這句話聽久了，怎麼他媽的這麼像電影台詞啊？

「我們認識的還不夠深刻嗎？」張理婷也不確定到底是心裡想，還是已經對那個猥瑣男說了出來。

□廖秀美

握著方向盤痛哭之前，可以說沒有絲毫徵兆。原本秀美以為自己終其一生，與眼淚這種弱者的武器永遠沒有關聯的時候，她才發現自己把舊款的福特 Liata 就停在環東大道橋墩底下，然後大哭了起來。那是今天最後一個客戶，中研院的計畫助理，在職業歸類表上被分在第一類。意外險的保費最低，但相對的，由於久坐辦公桌，終生健康險、住院險、防癌險都會提高，加上客戶要求實支實付，她擬了好幾次保單，客戶還是把嫌貴的表情擺在臉上。

幹這一行，秀美比其他同年齡的女人更明白，一切都是有損益，有風險的。就像幾年前，當女保險員遭到殺人魔以保險為理由，誘拐至經營的機車行，殺害烹煮的新聞傳出時，她也震驚了一陣子。但旋即意識到新聞裡「年輕女保險員」的符號意義。五十歲就像是一個界線，像是橢圓形的操場由直線變成彎道的地方。此後女人漸漸喪失了作為女人的意義。月經，排卵，生育，陰道的潤滑，以及性魅力……

終於簽完約已經快五點，得趕下班的尖峰時間回公司換單，然後傳真給另外加保的公司。但秀美明明看著高架橋的巨大灰白橋墩，卻怎麼也找不到引道上橋。她在南港汐止的城市邊緣來回踩動煞車、油門，舊車被秀美的高跟鞋催踩得有點像是工業革命時的老舊機器，隆隆作響。

然後秀美就這麼哭了起來，哭了非常久的一段時間。

六、附件：《盆地》試寫作品及其他參考作品（存目）